



55

新時代小叢書

法爾別羅夫著
李鴻禮譯

論人民民主國家階級與政黨



★ 新 時 代 小 叢 書 ★

Н. П. ФАРБЕРОВ

О классах и партиях в
странах народной демократии

論人民民主國家階級與政黨

李鴻禮譯

中 華 書 局 印 行

一九五一年一月再版

新時代小叢書第五十五種

論人民民主國家階級與政黨（全一冊）

◎售價人民幣一千四百元

（郵運匯費另加）

原 著 者 H. И. Фабзев

譯 者 李 鴻 禮

發 行 者 上海河南中路二二一號
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上海澳門路四七七號
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

發 行 處 各埠中華書局

* 印 翻 得 不 · 權 作 著 有 *

· 總目編號 · C149012

印數3,001—6,000

論人民民主國家階級與政黨

各人民民主國家經濟方面的根本改革，引起了階級結構和階級力量的相互關係底變化。工業和銀行底國有化，消滅了城市的大資本家，土地改革消滅了地主階級。

在各人民民主國家內，工人階級和勞動農民乃是當前社會底主要階級。

目前各人民民主國家的工人階級擁有很大的數量，它已經不再是遭受資本主義剝削和壓迫的階級，無產階級這個字，已不再是舊的含義。現在，工人階級與一切勞動人民一起掌握着主要的生產工具和生產手段，實現社會的國家的領導。

由於工業建設的神速，從其他社會階層中分化出來而成的工人階級數量，增大起來了。

勞動農民已從地主底剝削中解放出來，可是，目前他們仍然是小生產者階級。

在農村中，個體小農生產還佔有優勢，它「經常地，每日，每日，自然而然地并且大規模地產生着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註一〕

農民經濟地位的矛盾（一方面是勞動者，一方面又是所有者）尚未克服。農業生產合作社才開始發展，而且目前還是很弱。

在這種情況下，各人民民主國家重要的任務是在合作社底基礎上將農業改造為社會的生產手段。

各人民民主國家爲了實現此一任務，正運用着而且今後必將運用蘇聯社會主義集體化底豐富經驗，和蘇維埃集體農莊農民底偉大成就。

關於作爲社會的階層而非階級的知識份子，如所周知，它先前是爲剝削階級服務的，并且背離工人階級，而現在，由於人民政權的建立，使他們大部份都真心誠意地爲人民服務。

絕大部份的知識份子，表現了爲勞動人民底利益和反對反動派而奮鬥的決心和能力。同時，在知識份子中間還有區別，在他們中間猶存在着不靠攏人民民主事業，甚至進行反對人民民主事業的個別份子。這可以拿許多事實來說明：剝削階級及其意識尙實際存在，個體農業小所有制佔着優勢，還有經濟上的困難。同時，表現在外來的帝國主義勢力方面壓力的影響，在知識份子中間引起了很大的動搖。

各人民民主國家底社會團體，首先是共產黨，爲了將一切勞動知識份子澈底引向社會主義方向，正以馬列主義的精神，新的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思想的精神，以及新的社會主義道德的精神教育和改造他們。社會團體并向知識份子中間那些英美「文化」的奴僕和崇拜者進行着鬥爭。

對於知識份子中間的敵人，人民民主國家進行着不妥協的鬥爭，并在人民大眾的眼中澈底揭穿他們。

在各人民民主國家中，正以加速的步調從工人和農民中間培養新的知識份子幹部，作爲一切國家

的、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工作幹部，對於他們，人民底利益是會成爲他們自身的利益，他們能夠真心誠意地爲人民服務。斯大林同志指出：「一個統治階級沒有自己的知識份子是不行的。」〔註二〕因此，各人民民主國家的工人階級沒有自己的知識份子也是不行的。

在工人階級充當領導者的時候，工農聯盟作爲無產階級專政最高原則的這一馬列主義觀念，在各人民民主國家的經驗中，獲得了新的輝煌證明。

現在，當那裏業已沒有資本家和地主的時候，工人階級與農業勞動者的聯盟，也就是支持貧農，建立與中農強固的聯合，來反對在城鄉中的資本主義因素，以增長社會主義因素。

斯大林同志指示我們，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無產階級與農民的聯盟，不能認爲是與一切農民的聯盟。無產階級與農民的聯盟乃是工人階級與勞動農民大衆的聯盟。這樣的聯盟，倘沒有與農業底資本主義因素鬥爭，沒有與富農的鬥爭，是不能實現的。〔註三〕

各人民民主國家的共產黨（工人黨）中央委員會擬定了并且實行着許多旨在限制和壓縮資本主義因素的措施。

比如，匈牙利曾在一九四八年發佈了政府的命令，在使用合法的方法解決問題之前，禁止任何土地買賣。用來限制富農的另一重要措施是政府的決議，根據該項決議剝奪了被富農以前用以來出租的大部份土地，而轉交到貧農和農業工人的手裏。根據新的條例，糧食繳納的標準有較以前更大的累進

率。擁有四十荷里德〔註四〕土地的富農，必需比小農戶多繳納三倍，而擁有四十荷里德土地以上的農戶則增加得更多。預購糧食的條例亦改變了。現在國家祇與農業合作社訂立預購合同。因此，富農喪失了因預購糧食而獲得的貸款、生產工具和人造肥料等等。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保加利亞人民大會通過了一項法令，該法令禁止以使用制度的條件出租土地。

像這樣的措施和許多其他含有各種不同特點之納稅與貸款的措施，也同樣在其他各人民民主國家內實行着，它保證實現目前階段限制和壓縮資本主義因素的政策。

在農村中消滅資本主義因素一事，關聯到實行以下先決的和準備的工作：即在農村中限制并壓縮資本主義因素，鞏固在工人階級領導下的工農聯盟，發展社會主義工業，製造供大量農業生產使用的機械；并關聯到實行大規模的農業集體化。祇有在嚴密地準備和澈底地實行這些方法的基礎上，才能實行從限制和壓縮資本主義因素過渡到消滅它的政策。〔註五〕

應該指出，一九四八年以前，波蘭於農村的實際活動中，許多場合發現了右傾機會主義傾向的現象（如戈默卡）。右傾機會主義份子無視農村中階級的不同，將利用來幫助沒有工具的小農因而使之免於富農奴役的國營農業機器站，代之以對一切凡是使用農業機器的農民規定統一的收費，因而便歪曲了國營站建立的意念。

右傾機會主義的政策，還在西部地區實行，往那裏實行農業移民時，富裕的農民往往是佔着優勢〔註六〕。戈默卡及其擁護者，對於農村，站在聽其自然發展的觀點上，使得資本主義因素得以增長，並且到後來是使得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得以恢復。波蘭工人黨在個別地區所犯的錯誤，已被新的領導機構所糾正了。

匈牙利勞動黨，在農村中亦曾犯了政策上的若干錯誤和失策。由於遲緩了在實行限制農村資本主義因素，和將農業生產移到社會主義軌道上去政策中的那些有關理論基礎，和農業合作社之地位與作用底規定，使農村中剝削階級——富農大量的增加，致富和加強起來。富農利用大部份貧農農具、耕畜和種籽的缺乏，將其剝削施展到這部份勞動農民的身上，並且開始收買貧農的土地。匈牙利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在察覺自身的錯誤之後，立即就製訂并實行了上述的許多措施，以限制和壓縮資本主義因素。

各人民民主國家的堅決打擊城鄉資本主義因素底政策，是在尖銳的階級鬥爭情況下實行的。

斯大林同志說：「豐富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到今天為止，沒有那一個階級甘心情願讓位給另一個階級的。在歷史上尚沒有這樣的先例。」〔註七〕

在某些共產黨隊伍裏的右傾機會主義份子（波蘭的戈默卡、羅馬尼亞的巴特拉許卡努等等）武斷地認為：似乎在人民民主底條件下，階級鬥爭可以取消，並且將資本主義因素變為社會主義可以通過

和平轉變的過程。這種武斷領導使削弱勞動人民階級的戰鬥力，模糊革命的遠景。剝削者與被剝削者之間的各種社會和平「理論」，是與馬列主義的教義敵對的。階級敵人愈是更多地失去了他的站腳地盤，社會主義的成功愈是鉅大，其反抗也就愈是採取更尖銳的方式「註入」。值得指出的是：特拉依寧院士在他那篇「特殊形式的民主」論文「註九」中，將兇暴的、為數甚多的剝削階級——富農——極錯誤地描寫成爲「人民中間的流浪者」，事實上，在當時富農階級尚有着很大的勢力，并且狂暴的反抗人民政權。而特拉依寧所說的，不是堅決的打擊城鄉中的資本主義份子底政策，而說「根除剝削階級底思想上的威信」，這種說法也祇會剝削勞動人民的戰鬥力。

在過渡時期中發展的規律性乃是不斷的使階級鬥爭尖銳化，而不是取消階級鬥爭。在各人民共和國社會主義的建設愈是發展，剝削階級的反抗則愈是猛烈，也因而階級鬥爭愈是尖銳。

這就是爲什麼工人階級和一切勞動人民要實行堅決的鬥爭以反對剝削份子，反對人民政權底敵人，來消滅一切剝削份子和剝削方式。

在各人民共和國中，有許多事實可以證明：剝削份子在其反人民政權的鬥爭中是受英美帝國主義的支持和鼓勵的。

一九四七年，保加利亞所審訊的彼得科夫及其共謀者的案件中可以證明，這些法西斯份子是爲外國資本家謀利，并且與英美的特務機關有密切的關係。

保共中央委員會書記契爾文科夫曾指出：「彼得科夫反抗的粉碎，不僅打擊了保加利亞的法西斯與反動勢力，並且打擊了英美帝國主義在保加利亞和巴爾幹的反動計劃。」〔註一〇〕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所審訊的盧爾契夫集團的案件，亦同樣證實了這批叛國份子與英美駐索非亞公使館的領袖們有着密切的聯繫，他們奉行這些公使館所交給的任務，來進行反人民民主政權。

一九四八年十月，在布加勒斯特審訊了叛逆集團，在這次審訊中，也證實了祖國的叛徒們在英美特務的領導和指使下實行怠工、破壞牽制和間諜活動。

匈牙利的剝削階級在其反人民政權的鬭爭中也同樣依靠外國反動派的援助和支持的。一九四八年匈牙利國家保安機關曾經破獲所謂匈美石油股份公司的犯罪活動，這個公司是用來破壞人民民主匈牙利經濟的。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法庭審判該公司前首領們的時候，被告承認：他們奉行一家美國公司「紐約標準石油公司」的指示來實行破壞的。

一九四九年二月在布達佩斯所審訊的天主教會首領的案件證明：這些人民公敵，尤其是明會幫主致在其為復活加布斯堡王朝政權及反動國家制度的陰謀中也直接根據外國反動派的指使活動的。

這些和其他許多的事實證明着：各人民民主國家社會主義的建設，是在受國際反動派支持的已被推翻的剝削階級的猛烈反抗底環境中進行的。

帝國主義陣營的頭子們，動員一切反動勢力和國際盜匪的力量來反對各人民民主國家。他們在人民民主國家的關爭中，依靠鐵托法西斯集團——帝國主義的先鋒隊。一九四九年九月，於布達佩斯對資國賊拉伊克及其共謀者的審訊，揭穿了貝爾格勒雇用的特務及帝國主義的走狗對匈牙利與其他各人民民主國家底狡計。

南斯拉夫鐵托法西斯匪幫中的民主與社會主義的敵人，間諜和殺人犯，以及匈牙利的拉伊克全都想把匈牙利和其他各人民民主國家變為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想在這些國家內恢復資本家和地主的政權。人民公敵打算謀殺匈牙利政府的主要領袖，將人民的果實淪入血海之中。

從各次審訊的材料中使人們瞭解，這是帝國主義反對一切人民民主國家自由與獨立的陰謀。間諜和教唆者的陰謀終於失敗了。

由於匈牙利勞動黨所領導的勞動人民大衆底覺悟性，使法西斯罪犯拉伊克及其共謀者被揭穿了并且被清除了。由於卑賤的鐵托匪幫底假面具被撕破，使他在美國特務機關裏充當間諜的職務昭示了全世界。

過渡時期中發展底規律性，這是階級關爭不斷地尖銳化，而不是取消階級關爭。

因此，各人民民主國家底共產黨（工人黨）應保持着勞動人民不斷的覺悟性和戰關準備，武裝他們來與建設社會主義的困難關爭，教育他們對無產階級敵對力量底陰謀不可妥協的精神，將勞動人民

大衆組織起來，堅決反對人民政權底敵人。

作爲無產階級專政形式的人民民主，不能與共產黨的領導分開來看的。在蘇聯存在的條件下，作爲國家政權組織新形式的人民民主，可以保證達到祇在共產黨起領導和支配作用之下，將政權操在無產階級自己的手裏。

作爲國家方式的蘇維埃底歷史中，許多事實（俄國第二次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德國一九一八年十一月革命時期等等）證明了，當領導權是操在把資產階級的影響帶給無產階級政黨的手裏，也即操在妥協政黨手裏的時候，這種蘇維埃社會變成違反團結在這些蘇維埃周圍的大衆意志底機關，而幫助了資產階級鞏固政權。

斯大林同志在反對那些脫離內容的形式，那些過高估計集體農莊底形式爲經濟組織底社會主義形式時，指示我們：集體農莊是經濟組織底社會主義形式，它如同蘇維埃是政治組織的社會形式一樣。可是，不論是這些或是別的一些，全是工人階級最偉大的成果，它本身祇能代表組織底形式而已。「所有一切全繫於填入這形式中的將是些什麼內容。」〔註一二〕

因此，關於人民民主的問題也就解決了。

作爲無產階級專政形式的人民民主，與蘇維埃政權一樣「是武器，亦祇是武器而已」。「整個事情在於誰的手裏掌握着這個武器，它就可以用來反對誰。」〔註一二〕

在社會發展底過程中，反動勢力時常企圖利用新的革命形式來恢復舊的內容。在俄國喀琅施塔得叛亂時期（一九二一年）反革命的口號：「不要共產黨人參加的蘇維埃」反映出來剝削階級藉蘇維埃革命形式之助來恢復資本主義的企圖。

在目前的情況下，鐵托法西斯匪幫用人民共和國的形式來復活資本主義，以及利用這種形式來作爲反對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革命統一戰綫的鬭爭底企圖，它本質上是反革命的。

人民民主的內容，與蘇維埃政權一樣，決定於共產黨正確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領導。

共產黨是一切巨大民主改革的倡導者和實行者。對反動派一切重大的打擊全是由共產黨領導和本身積極參加下來策劃與實行的。在人民民主創造和發展底過程中，共產黨成爲政權底領導核心。作爲人民民主國家支配力量的共產黨底作用與重要性，已經增大起來了。

進一步增長和加強共產黨（工人黨）領導的和支配的力量底重要條件，乃是加強工人階級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的統一，一九四八年各人民共和國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合併爲單一的共產黨（工人黨）就是它的具體表現。

各工人政黨聯合的基礎是三個主要的原則：

（一）廣大的工人羣衆覺悟底增長 他們變得更了解工人階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的統一，是爲社會主義而鬭爭的武器。

(二)共產黨影響和威望的增長 他們表現自身爲爭取民主和社會主義底徹底的戰士。

(三)工人與右翼社會黨徒徹底的決裂 右翼社會黨徒已變爲帝國主義的走狗，并因此而喪失了在工人階級中最後殘剩的威望。

工人政黨的聯合，消除了工人階級底分裂，團結了工人階級，并加強了工人階級在國家中領導的作用。

各人民共和國工人階級底政黨名稱各有不同：共產黨（捷克、保加利亞），工人黨（波蘭、羅馬尼亞），勞動人民黨（匈牙利），勞動黨（阿爾巴尼亞），可是他們全都是新型的政黨、馬列主義的政黨。他們在政綱和組織機構上全是根據列寧、斯大林關於政黨的教義而出發的。

工人政黨的合併是在新型政黨思想的與組織的原則底基礎上實行的。

這種合併的先決條件是與社會民主派、改良派的鬭爭。

比如，在波蘭社會黨的隊伍中曾出現了要保持舊波蘭社會黨的機會主義個別份子。

「中庸之道」或者所謂中間路線——介乎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第三條路線底理論，在該黨內發現了它的擁護者。波蘭社會黨隊伍中「中庸之道」的代表者和表現者——德洛布納、伐霍維支、奧蘇伯卡、莫拉夫斯基等——把人民民主認作了調合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底某些孤立的獨樹一幟的制度。因此就產生了將波蘭社會黨變爲介乎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政黨底打算。

在波蘭社會黨隊伍內，「中庸之道」理論的變相，便是「綜合」、「減少革命損失」、「自動轉變為社會主義」、「平行路線」和「制動作用」的「理論」。所有的這些論調，表現出敵人勢力在思想上影響底壓力，他們把人民民主認為不是以社會主義成份與資本主義成份鬭爭為基礎底制度，而認為是以調和社會主義成份與資本主義成份為基礎底制度。「註一三」

這種論調中極其危險的一個，便是會被右翼份子大肆宣傳的所謂「綜合」的論調，這種論調妄斷統一政黨的基礎必需是新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是綜合了社會民主黨所特有的自由成份和共產黨所特有的革命成份。這裏對「自由」兩字的理解，是被列入了沒有階級性的。

波蘭社會黨左翼的健全部分，與這種論調進行了鬭爭，他們是由這方面出發的：工人運動的統一必須在單一地正確綱領上進行的，這個綱領就是馬列主義。

在走向與工人黨合併的途中，在與右翼份子鬭爭之中，鍛鍊了波蘭社會黨員對馬列主義的認識。波蘭社會黨清除了右傾機會主義份子、反動小資產階級份子和道德上腐朽的份子。這是與波蘭工人黨健全團結的必需條件，是兩黨為發展組織上統一的必需條件。在進行合併的途中，波蘭工人黨隊伍內也與右派實行了嚴重的鬭爭，右派表露了兩黨合併無須清除波蘭社會黨右翼份子，無須與對馬克思主義觀念相違的份子鬭爭底錯誤觀念。

在捷克、羅馬尼亞、匈牙利和保加利亞也把對右翼份子的鬭爭作為合併的重要條件。

組織上統一底原則是作為工人政黨合併基礎的重要觀念。

喬治·德伊在羅馬尼亞工人黨代表大會上所發表的一般政策報告中曾說：「不能按照由自然的和各色各樣的組織拼成底工黨類型的道路走去，也不能實行形式上的合併，這樣就替黨內各種派別的存在造成了基礎。」〔註一四〕

工人政黨在馬列主義的基礎上合併是社會民主主義原則破產而布爾什維主義勝利底證明。

匈牙利勞動人民黨黨章中指明，黨是統一而澈底的社會主義階級——工人階級底先鋒隊。

阿爾巴尼亞勞動黨黨章內稱：「黨的目的是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以馬恩列斯的理論來領導黨的活動。」

保加利亞共產黨新黨章內強調：共產黨乃是「世界共產黨總陣線不可分割的一部份，這個陣線是由在對資本主義鬭爭中與建設社會主義的鬭爭中經過考驗底聯共（布）為領導的。」〔註一五〕

現在，各國共產黨（工人黨）正實行着黨員檢查，在檢查底過程中，清除了敵對份子和專事鑽取地位的份子。

在各人民民主國家內有些共產黨已暫時停止收納黨員，有些共產黨嚴密地限制收納黨員。實行黨員候補時期。目前尤其注意予以黨政策的、馬列主義的思想教育，培養新社會主義的愛國主義，這些是爭取民族獨立與國家自主的鬭爭中底重要條件。

在人民民主發展過程中，各國共產黨曾克服了并正克服着黨內的動搖和偏向。

當人民民主主要的任務還是為爭取民族獨立與復興國民經濟而鬥爭的時候，當共產黨的鬥爭還是朝向反動法西斯勢力的時候，在這許多黨內的機會主義份子顯然沒有暴露自己。可是當反動勢力一崩潰，人民民主進入了發展底新階段——社會主義底基礎建設階段，以及一方面是徹底地民主主義，亦即工人階級和勞動農民的勢力，另一方面是城鄉資本主義的勢力，兩者之間的基本矛盾開始更其尖銳地被提出來，并因而使階級鬥爭變得尖銳化起來的時候，那時，在許多共產黨內個別份子的思想弱點和機會主義全都暴露出來了。

在南斯拉夫，鐵托卑賤地從民主與社會主義底陣營中逃出，而投向帝國主義和反動派陣營，并且變為赤裸裸的法西斯匪徒。鐵托集團企圖以其妄誕的武斷來掩蓋其旨在為外國帝國主義圖利的反人民活動，硬說南斯拉夫走向社會主義特創的道路，與一般的過渡時期的規律性無關。在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和廿二日蘇聯政府致南斯拉夫的覆文中，以及一九四九年八月廿九日蘇聯政府致南斯拉夫的照會中，已澈底地揭穿南斯拉夫的現政府，是已經出賣給外國資本家和反動派的政府，是與外國資本家和反動派緊密勾結而與蘇聯和世界民主運動為敵的政府。

在蘇聯的文件中所列舉的確鑿事實，揭穿鐵托集團乃是為帝國主義服務的、社會主義與民主不共戴天之仇的、巴爾幹戰爭煽動者的夥幫。